

# 弗雷勒的「批判對話」之評述

—Education Is An Act Of Love, And Thus An Act Of Courage!—

王秋絨

## 壹、評述源起

弗雷勒 (Paulo Freire, 1921-1997) 1921 年生於巴西東北部 Recife 的文盲教育學者。他的著作有十餘本英譯版，其中了解他的核心概念「對話」的最主要著作是以下三本：「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1970) (N. Y.: Herder & Herder New York, 1968 年的葡文手稿譯成)；「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1970) (N. Y.: The Seabury Press)；「Culture Action for Freedom」(1970)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最後一本書因自藏書籍，圖書館館藏也被借走，暫無法包括在此次書平中，本文僅論文及前述兩本書。

## 貳、批判對話的核心概念：人性化社會、對話方法論、批判意識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是研究弗雷勒教育思想的最核心著作，全書四章，主要分析壓制者的特質及非人性化社會形成的原因，並以質疑、對話、教育方法論，作為人性化社會建構的主要方法。在「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弗雷勒則進一步主張「轉變社會」是人的特質，意識化「Conscientização」則是對話

教育實施的主軸。在這兩書中出現的最主要批判性對話的核心概念包括三方面：

1. 人性化社會的建構；
2. 對話方法論；
3. 批判意識的功能。

三者的關係是對話方法論係「人性化社會」的建構途徑，批判意識是對話方法論的必要條件。

### 一、人性化社會

其中人性化社會的建構的主要概念包括人道、非人道，壓制者、被壓制者；真誠、慷慨、自我中心；支配、自由、解放；to be、to have；自我貶抑、批判反省。這一組相對性的概念都用以描述壓制者與被壓制者的不同特性。弗雷勒借這組用以描述壓制者非人性化的特質：非人道，擁有意識，自我貶抑、自我中心，以凸顯人性化社會的指標，使壓制者、被壓制者都變成具有人性化的人，也就是具有「人道、真誠、慷慨、自由、解放、批判反省」的人。

### 二、對話方法論

對話方法論則包括囤積、質疑教育 (banking education-problem posing)；政令宣傳、自由自主；敘述病態、敘述特質；支配、愛；壓制、真誠的解放；適應、統整；陷溺彰顯；妄動主義、實踐；反對話、對話；擁有、存有；真正的文化革命、文化侵略；衍生字 (generative-word)；無聲字。對話是

以自由自主為宗，用敘述特質，以愛、信念、謙虛、批判為標準，找出衍生字，以質疑方式進行對話，以達到文旨的真誠解放，也就是獲得自信、自由，達到真正的文化革命，這就是對話。以此相反的一組概念所描述的則是反對化。

### 三、批判意識

有關批判意識的概念主要在“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一書，該書論述對話教育的目標在於培養人有可能建構之人性化社會所需之批判意識，批判意識是經由對話教育逐漸涵育而成。弗雷勒首先由動物與人的分別及對社會實在的互動方式之差異，論證人轉變的可能，並指出植基「相互主體性」立論，師生的「我、汝」關係是進行對話的主要條件，同時他又將人類意識分為三種，一為神奇意識（magic consciousness），二為素樸意識（naive consciousness），三為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這三種意識水準代表人對社會實在（reality）的反應方式，神奇意識為病態的宿命觀，為非理性；素樸意識是以意識本身為中心，詮釋實在往往不依事實的理解加以反應；批判意識則是接受挑戰，理解、認識反應的可能途徑，據之，以對話的規

準：「愛、謙虛、希望、信任、批判」對話的相互溝通，達到批判行動，而這也是對話方法論所以可能，有效、人性化社會形成的主要條件。

### 參、批判對話論的批判與運用

綜上所述，在兩書的批判對話論上，弗雷勒以如韋伯（M. Weber）的理念類型的分類方式，將有關批判對話論的三大概念組，以一組相對立的概念說明其批判對話的本質、重要性及目的，再次說明對話教育論可以達成人性化社會建構的原因及實際作法，並據之，論述批判意識在批判教育論上的地位與功能。這樣的類型學方法論，可清楚、鮮明地彰顯人性化教育的特色，讓人印象深刻。但其方法論，則因論證的嚴謹程度不太夠，沒有系統地直接論述建構方法論所植基的「存有論、認識論、價值論」，只有在比較批判對話重要概念時，稍微闡述，顯得論證太弱，影響其理論的系統性與價值。不過，它對我國在建構本土性成人教育學則可提供不少概念；尤其是人性化的價值論，可作為省思受教者生存處境及成教功能的參考。

此外，弗雷勒的批判對話從社會哲學觀點去申論成人教育的本質、人性化（*being*），及其可建立文盲自信及參與文化開展歷史，文化職責之簡易作法，對自一九七〇以來一直受到諾爾斯（M. Knowles）的自學典範之成教界而言，無意開啟了一扇有價值也有深度的理論建構參照之窗。而在我國，當教改的焦慮與失焦已支配所有專業及受教者、父母之際，當我們思考其改革陷入泥淖之際，看看弗雷勒的「壓制者」的特性，當可以「尊重、自由、平等」的實踐方式，來挽救 *to have* 教改的危機。在日常生活上，如果人人都可克服人的限制，永懷「愛、謙虛、希望、信任、批判」的優質態度，相信人在家庭的傷害、在職場的惡鬥，在政治的抹黑、造謠；民代辱罵的問政惡習；在文化的疏離、自我殖民；甚或性別教育「男尊女卑」的自壓，他壓的非人性化困境，個人情緒的處理等弊病，都將受到人性化批判對話的實踐啟蒙，而逐漸消褪。不會陷溺在困境中，無法突破人與人互尊重、互信互賴，互為主體的存有世界則不斷形成，*to be* 的世界指日可待！而這正是人類希望的最大工程之一；人性化的教育實踐之光彩啊！正如作者自己在兩書中不斷闡述教育是一種「愛的行動」，也是一種「鼓舞」的行動，是多麼充滿了活生生的生命，並令人感動的教育實踐理念啊！